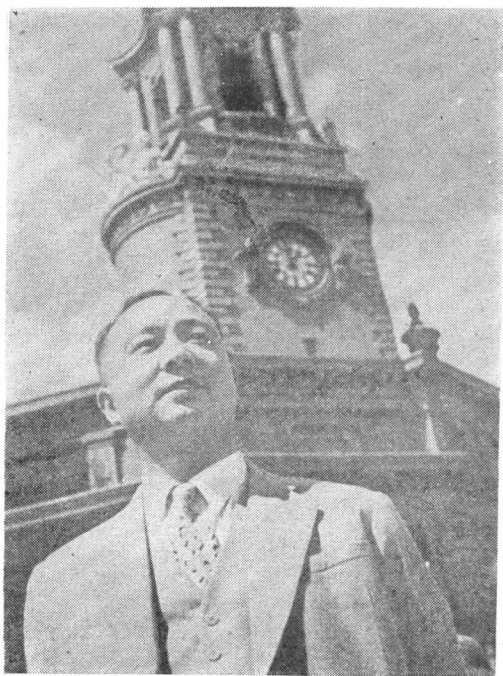


落帆集

唐
弢



628
7-3



(1913——)

作者一九四七年摄于上海

目 录

寻梦人.....	1
路.....	11
窗.....	15
桥.....	20
城.....	25
飞.....	30
舍.....	36
渡.....	45
镜.....	58
枕.....	61

扇.....	65
帕.....	68
生死抄.....	71
停棹小唱.....	74
书后.....	85
如果.....	88
眼睛.....	91
拾得的梦.....	95
心的故事.....	98
黎明之前	102
童年	104
死	107
某夜	111
破晓	118
水仙	121
自春徂秋	122

寻梦人

我是在寻求人生的真，我是在寻求存在的意义，
我是在寻求围绕于自然界中的一切事物。

——安特列夫

“你不说要告诉我一个寻梦人的故事吗？”

“人常常改变他的主意，也许我这样说过，现在可一点也不觉得有这意思。我们自己不就在寻梦吗？对着别人的故事正如面临着已逝的岁月，倘还有一分钟可供思索的时间，你说我们能打个哈哈了事？”

“你为自己悲哀？”

“我所嚙住的只是一点严肃的感觉，固无论为了别人

或者自己。即使逝去的日子并不怎样美丽，然而在贫弱
的生命中也曾有过一次稍见丰腴的青春，现在已被掩埋
于时间之下，对着这平凡的悲剧我能缴付的不是眼泪，
而是一份深厚的敬意。”

“因此你遂自投于沉默了。”

“为什么因此呢，你以为感情是这样单纯的吗？更
多的时候是——我并不因此。沉默是由于缅怀往昔，也
常常为了追踪未来。我爱作海市蜃楼的憧憬，在幻想的
空中搭上台阁，一堆又一堆地拼成，一块又一块地砌高，
看它似真实之存在却又比存在更其美好。人说是梦，然
而如富人之拥有巨资，我将为我的多梦而骄傲。”

“可是你又说还在寻求。”

“是的，我还在寻求。砌搭了壮丽的台阁而又亲自
摔碎了它，我向往于更深的世界。”

“那么你的骄傲？”

“你说人应该满足于自己的骄傲吗？”

“在人情里我找不到满足。”

“这就是了。梦是深思人的财产，你不能以时间来衡
量它的久暂。能舍者能获，惟其蹇阨于现世乃克腾达于
梦乡。我的见闻里就有一个这样的人物：在现实世界里
人们说他是败家之子，一入了幻想的国度他就成为南面
的君王。”

“这故事里有你的影子？”

“只怕你拾得时我已完全褪去了。”

“可是此刻却该是开始的时候……”

“对于故事你还未忘情哩。——去今三百年或者五百年前，华胥国里有所破旧的住宅，四围的墙壁已经剥蚀，朱漆的大门黯了颜色。人们很难说出它的存在的年代，以及那填户盈庭的曾有的豪华，因为他们都还过于年轻。不知从哪一代起主人游宦他乡，似乎忘记了这小城的老屋，长廊深院，只留守着几个世代更替的仆役。直到二十年前来了一个青年，二十年光阴如烟云过眼，其时他已经三十或者四十开外，独居的生涯使他和外间隔绝，也不知究竟是不是这古宅的主人，我可以告诉你的只有一点：他确是这故事里的主人而已。”

“一点儿传说都没有吗，这峨奇的府第？”

“人是一种固执的生物，闲暇时专爱打听别人隐私，对自身的一切却又讳莫如深。年轻人也曾探询过这古宅的历史，住在里面的人一个个守口如瓶——把祖先的秘密当做自身的私产，让他们伴着深院的寂寞，永远锁在厚沉沉的大门里，年代冲洗着殷勤的探问，淹没了老年人的记忆。现在，跑过那里，你能看到的只是那鬼伟然而落寞的建筑，那墙角依稀可认的画图，那门前残缺了头额的石狮，那宅后裂开了干子的古柏，以及住在败垣

断壁坠瓦碎砖中的过了中年的主人。”

“就没有一个强近的亲戚？”

“正象所有的孤独者一样，他幼时死去父母，现在只剩下茕茕一身。相与厮守的是个衰老的苍头，自然的法则使老人失去听觉，更可惜的是又落尽一口牙齿，虽然成天钟摆似的唠叨，好象有什么秘密要告诉别人，人们却很难辨出一句清晰的话来，他已经远过了能够清楚地说话的年龄了。除去日备三餐，主人也别无使唤。石阶前乱草没膝，蕈菌向床底丛生，四壁贴满了白色的蝎子钱，蝎蝎伏在阴暗的潮湿的一角。你别看轻这小小的四脚动物，听说它专吃人们影子，失去了影子的人往往掉魂落魄。命运使我们这故事里的主人落入于不幸的例子。”

“他的精神并不健康？”

“你不应怀疑于此，这显然不是我所要说的意思。浅潭里的鱼儿吐着泡沫，狭笼里的小鸟也会鼓扑麻痹的两翅，对着这阴沉的发霉的环境又岂能毫无反应！老人的唠叨透露了一颗不安的心，也许成天自言自语地背着的正是一部《离骚》，一部豪华门庭的兴亡史，而现在乃湮没于含糊的唇舌之下，你已无法一掬同情之泪了。不过我们这故事里的主人却采取着不同的形式，他也为苦闷的心开辟了一个窗子，那不是唠叨，却是深不见底的沉默。”

“于是遂开始寻梦了？”

“几年来，他无分昼夜的躺在床上，不闻 饮泣也不见嘻笑，对着寂寞的生涯没漏下半句解释的话；他和他的房客同样地有一副善于思索的头脑，一个美丽而不宁的梦。——你曾读过都德的《磨坊文札》吗？我们这故事里的主人也是一位房客，那个住在尘封的楼房里呆呆地耽了二十年的哲学家。”

“是那只猫头鹰？”

“不错，一只猫头鹰，灰发蓬蓬的先知。从腐蚀成洞的楼板望过去——你知道楼上并不住人——它是栖止在第三根屋梁上，面对着主人的大床。他们以默视代替了问答，彼此相守，深陷的眼睛紧闭着岁月的洪流。也许是在寻思，是在探求一个不变的真理，或者有什么沉重的往事压坏了褊激的心田。你的眉梢在耸动了。你以为是我错用了这两个字吗？褊激。不错，褊激仿佛是沉静的对词，然而却不必就是相反的性格。你不看见隐藏在这原野下面的一片大地吗？它是那么平静、朴厚、结实，默默地运转着运转着，然而包涵在这地面底下，紧裹住地心的却是一团融融的火，一种亘古不变的热力。你是个拙劣的画家，在选择对象时你把苍鹰蛋当作静物画了，不知躲在表皮里面的却是一个活跃的生命，能翱翔也能搏斗，虽然现在还是潜伏，有一天它会啄破

硬壳，扑一扑羽翼直冲破黑暗的云霄。”

“我爱你美丽的预言，——然而这岂不太早吗？”

“预言？世上没有太早的预言。使我惘然的乃是现在还无法断说蛋中的生命能否长成，这是一个冷酷的时代，缺少的正是温情的孵育。让我们祝福这故事里的主人吧。他从无数只眼睛里接受嘲笑，却向一个寂寞的心底投掷。人生是辽远的路，命运是沉重的担子，而他，刚跨开步子却已不胜负累了。二十年前他是一个青年，失去了父母却还没有失去一份富裕的家产，一颗年轻的活泼的心。在一个春天的早晨他踏入了小城，跨进了古宅，随他同来的门下客盈千累百，大宴小会，走马击剑，赌如火青春，谁不羨公子豪兴。然而也就在二十年前——时间对于他似乎容易衰老却不容易逝去，不久就尝到曲终人杳的滋味。在一个偶然的会里他散尽家财，在一种必然的情势下他解除婚约，人们说他过的豪华生活还不满五年，有人说是三年，更有人引喻例证，说是从莅临到没落不过整整一年。”

“一年？”

“你以为一年的时间太短吗？人们从短短的一年里汲取回忆，往往成为此后二十年或者三十年生涯中熬不尽的苦恼和磨折。他不满这个世界，有多少好梦在冥冥中等待着。于是和沉默结婚，与猫头鹰为友，他拥有

多余的空闲和不成熟的自由。任白日沉沉，就象往昔浪费金钱似的浪费着他的光阴。如果青春真是孟代童话里说的仙女赐予的雏菊，那他也正象少年浪特莱一样，为了追逐人生的趣味，却在率性的欢乐和梦想中把那些花瓣浪掷了。你不同意这种率性吗？许多人从仙女的手中接下雏菊盛在银匣里珍藏起来，却去努力于旁的为名利的事业，等到他们思及享用而打开银匣时，里面静静地躺着一茎久已枯萎的花枝。”

“那么你同情于毫不经心地将青春耗去的人们？”

“我为完全不曾有过青春的回忆者叹息。”

“然而什么又是梦中的收获呢？”

“没有收获才是最大的收获。虔诚于宗教的人在临死的瞬间望见了天堂，他的喜悦正不亚于科学家的发现物质，所不同者只是留在世上的足迹而已，你能说这不是收获吗？”

“你承认他们中间的不同。”

“因为我并不崇拜玄学。为了同样的原因我们这故事里的主人还在探寻，凭着冷静的头脑向生活深处摸索。二十年了，二十年光阴里他徜徉于梦境，人们说他动极思静，他是仿佛饮了白堕春醪，深深地为自己的幻想醉倒了。你说这是一种自我恋吗？你猜得不对。应该注意的是在他心理活动中对自身的搏斗和鞭捶。他是这样深

沉又是这样激动，摆在眼前的是一个世界，藏在心底的又别是一个世界，几千年繁文缛节人情世故幻成重重的黑影覆压着他。人是历史的牺羊，是生存的奴隶，谁不或多或少地因袭着传统的缺点？然而他企求摆脱，向社会同时也向自己作着苦苦的挣扎，他撷取梦幻直奔向灵魂深处，在这里他看见了自己的国度——那亲手揉成的天地，便不夸人间仙境，也应比世外桃源，一切是理想的化身，现在他戴上了皇冠。”

“他将终老于是乡了？”

“在未老之前他经历了死。”

“死？”

“是的。你吃惊得几乎跳起来了，朋友，你无须去疑心自己的听觉。‘夫祸之与福兮，何异纠缠。’那个远谪长沙的贾谊不就这样说过吗？有生必有死，生既不知其自来，死又何妨听其自往。于是我们这故事里的主人脱去他思想上的玄裳。”

“我不明白这意思。”

“你没听见过猫头鹰的叫声吗？相传它是不祥之物，能预知人之将死，在黑夜里飞鸣于屋顶，‘庚子日斜兮，鹏集予舍，止于坐隅兮，貌甚闲暇。’传说给诗人带来谪居的伤悼，于是他深深地叹息了。然而在我们故事里这位先知却是主人的房客，平居时深思默蹙，冷静的习惯

促成宾主的投合，二十年如一日，但得心心相通，又遑论带来的是灾殃抑是幸福，他们继续着不定期的租约。直到初夏的一个静静的日午——正是老苍头无疾而终后的第三天，梁上的先知忽失所在，一线强烈的阳光从屋顶直泻而下，一种生疏的感觉使主人大为惊讶，向上睨他便见碧澄澄的一片，那多年来为灰黑的羽翼所遮掩的青天。许是倦腻于多云的岁月，一夜的沉思使‘故我’死去。”

“于是他遂获新生了？”

“卸下回忆的重担，和往昔告别，他走出这座古宅的大门。”

“是寻得了自己的梦吗？”

“不，他还在追寻。唤醒魂灵来目睹自身的腐烂，最难熬煎的正是世间的感情。人类往往自作聪明，不幸实际上却趋向退化了，他们失去能够翱翔的翼子，猥屑蜷琐得犹如失踪的先知。养儿育女，生老病死，有多少光阴可供消磨，而我们却终于把自己化完了。对着芸芸众生你不存一点恻隐之心？你没有一点超脱的企望？我鄙弃人类，却热爱他们的梦想，凭着这种梦想夸父在追逐西下的太阳，而人生也遂以绚烂了。在这故事里你不感谢从罅隙漏下的一线蓝色吗，这是自然的来召，沉静中有原野的呼号。听，这不就是它的声音吗？你为什么

沉默了？”

“我在寻思说这故事者的故事。”

“那你可想入非非哩。”

“仿佛有一点线索——请告诉我寻梦人的下落。”

“很久以来我爱易卜生的《傀儡家庭》，我喜欢这位女主人的归宿，娜拉因为不甘于做丈夫的傀儡，就决定出走，看客只听到关门声，接着就闭幕。我们这故事也到了可以闭幕的地步了。你要追问寻梦人的下落吗？惭愧我知道得太少。我们这故事里的主人向着自己的理想在奔逐，成败利钝不出一途，任凭你想去就是。谁怎样想法都可以是这故事的结束。而你，我的朋友，你是怎样想法的呢？”

一九四三年五月十六日

路

哈代先生站在道尔茄斯特城外他的住宅的楼窗前。这住宅，三十年前他亲手建造的，现在也和他自己一样，转眼间上了年纪了。只有周围的林木很葱郁，很丰茂，正象三十岁左右的男人似的茁壮。哈代先生手扶窗槛，你可以看出白发已经爬上他的两鬓，他的灰蓝的眼睛洋溢着慈祥 and 悒郁。如果你读过他的《苔丝姑娘》、《时间的笑柄》或者《皇朝》，你一定会承认他是一个出色的诗人，一个小说家，早年学过建筑，爱好音乐，一生总是东奔西跑常作旅行的老人。

是的，他旅行。当他此刻俯临窗前的时候，莱茵河的风光，意大利的明媚的天气，他和前妻在法国度过的

一些日子，以及因《微贱的玖德》受到攻击，不得不放弃小说而改写诗篇时的那种心情，一一唤起了老人的回忆。他没有说话，雕像似的站立在那里。

很久之后才有一声低低的喟叹。

黄昏在林间徘徊。通过厚密的枝叶，依稀可以辨出林外的大路，哈代先生的目光注视在上面。这是一条很长的官道，和世上所有的路一样，说不出它有多么远，也许你从这儿可以一直走到天堂，也许地狱才是最后的尽头。哈代先生往常总在这条路上散步，也曾被引诱着从这儿走到远处去，可是他没有能够走完过——从来没有。

诗人有过许多次出门的经验，几乎全是愉快的行程，当他坐着马车在欧洲大陆上驰骋时，他不曾系念于脚下的路。崎岖的小径使他颠簸，陡峭的山道让他捏一把汗，平原的歧路带来踌躇，可是，可是壮年的心力支持他。屈指行程，他从来没有考虑到这条路的归宿——你说他为什么要想到归宿呢？

风吹上哈代先生的前额，白发在两鬓飘动。

如我们的一位先知所说：路是人走出来的。行到荆榛的荒原上你喜欢找寻前人的足迹，孤往时你不需要一个同道吗？即使是古人也好。没有，那你就成为这一代的先驱者了，希望有后人来踏你的足迹。

一个个足迹走过去，路，出现在荒原的中间。

世上有多少人在寻找它，在没有路的地方。但当路太多时，他们又迷失在这些路上了。

现在你再向窗前望，一片暮色，哈代先生的影子渐渐地模糊了，从他眼里望出去的路也同样模糊。一绺白线在鬓边飘动，一绺白线通过厚密的枝叶，挂在黑森森的林外。

哈代先生唱起他自己的诗：

我的面前是平原，
平原上是路。
看，多辽阔的田野，
多辽远的路！

经过了一个山头，
又来一个，路
爬前去，想再没有
山头来拦路？

经过了第二个，啊！
又是一个，路
还得要向前方爬——